

疏君子者謂人主也言其志可以君人子

物故云君子韜屏車也重者是輕者原也此舉喻也言人君常守重靜猶如所爲之不雅韜重行者若失韜重則無所取給必遭凍餒人君若好輕舉則臣下離散必生

禍患故云終日行不離韜重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疏夫人君好重靜則百姓不煩勞若登高

臺泛深池撞鐘舞女以爲榮觀則人力凋

盡亂亡斯作故戒云雖有榮觀當須燕閑

安處超然遠離而不顧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疏天子提封百萬井出賦六十四萬井出

戎馬百萬足兵車萬乘故云萬乘之主奈

何者佛歎之辭也天下者大寶之位夫

萬乘之主四海必同當今子孫千億本枝

百代善建則無爲懷化善抱則有載歸仁

奈何承此重器耽樂是從以身充欲論胥以敗是以一身之欲而輕大寶之位甚可傷歎故曰奈何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疏夫君多輕易必煩擾煩擾則人散誰與爲臣故云輕則失臣此戒人君也爲人臣者當量能受爵無速官謗若矯迹于裸飾詐祈榮躁求若斯禍敗尋至坐招竄殛焉

得事君故云躁則失君此申戒人臣也

善行無轍迹

疏此明法性清淨也行謂修行也法性清

淨是曰重玄雖藉勤行必須無著次來次

滅雖行無行相與道合故云善行能如此

則空有一齊境心俱淨欲求轍迹不亦難

乎故云善行無轍迹

善言無瑕謫

疏此明善行之人不滯言教也瑕病也謫

責也言謂教也夫善行無迹則能了言教

不爲執滯於言忘言是善言也能如此遺

象存意理照言忘於彼言教一無病責故

云善言無瑕謫

善計者不用籌算

疏此明言教無滯則不異門也夫執言滯

行辯是與非適今巧辯亦不能計若能了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四

效四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前章明重

成身輕天下此章明行言無滯故今

常善救人守重靜理在無爲善行言

青于忘遺首標五善之行次明善故

之忘故善下暢兼忘之訓非知下結

妙要之旨開

諸法皆方便門究竟清淨不生他見則無勞籌策算數自能深入一乘善計若斯何勞籌算故云善計者不用籌算

善閉者無關捷而不可開

跋云此明不計異門則欲心自閉也橫曰

關堅曰捷大善行善閉不耽不滯則心堅

清淨境塵不起故云善閉雖無關捷其可開乎故云善閉無關捷而不可開

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

跋此明善閉之人心與道合也結繫也繩

索也約束也解散也夫坐忘遺照深契置

源於諸法中盡能不滯繫心於此故云善

結夫用繩約者繩散則約解以道結者心靜則道冥適使萬緣盡興終能一無所染雖無繩索約束豈可解而散乎故云善結

無繩約而不可解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疏是以者引下以明上也言聖人心雖熾寂教則流通故常用善能以救人必令釋然而達解大慈平等無所偏隔凡是以人

盡皆善誘故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疏物者通有識無識也救人善教故不棄人救物善心亦無棄物今動植咸遂無有夭傷者故云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是謂襲明

疏襲密用也明了悟之善行救人忘於忘遺若滯教於有執迹必存故雖常救人終使慧心無滯如此密用則悟了故云是謂襲明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疏師法也夫善人者離諸愛染則心清淨

於法無滯則教圓通取喻於水物來斯鑒所鑒者則形而有象能鑒者見象而無心

善人正慧若斯故可爲不善人之師法也

○不善人善人之資

疏資取也夫火有炎寒者附之聞道勤行

必資宗匠既說先生之善須伏弟子之勞則不善之人善人可取以役使爾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

疏知辨識也雄剛躁也雌柔靜也夫物貴

全和法求中道雄則過亢雌則卑弱俱未適中於善行必當緣篤以爲經故知其雄躁則當守其雌靜守其雌靜亦當知其雄

疏夫初地進修兩存學相未能忘教故貴愛師資若能了其行門則學無所學師資之名既去貴愛之字不存然此章大宗教之忘遺語以漸頓不無階級論其造極是法都空故前舉爲師爲資示進修之路後

云不貴不愛尊席證之門則明所以貴師爲存學相學相既空自無所貴所以愛資爲存教相於教兼忘故不愛資相忘江湖自無濡沫乍聞斯道凡俗不悟執學滯教則必以爲大迷故老君格量云雖知凡俗

○以爲大迷於道而論是謂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前章明行言不執常善所以教人此章明雌屬行常德於爲復樸首標知雄等三段明修行則漸造於極次云標散下兩句示造極則必有成然云大制一句論聖功之御用以結果成其

躁知雄守雌則可知雄守雄則敗敗則妨行故特戒守雌柔能守雌柔是謂謙德物所歸往如水歸谿矣爾雅曰水注川曰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疏知雄守雌是爲善行物所歸往爲天下

谿能如此者則真常之德曾不離散常德不散即是全和全和之人少私寡欲泊然未兆乃如嬰兒故云復歸於嬰兒也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

疏白昭明也黑暗昧也式法也夫能守雌

靜則德行昭明德雖昭明不以矜物當如暗昧自守淳和能如此則可爲天下之法式矣

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疏忒差忒也極窮極也知白守黑是謂德全德全之人可爲天下法式則真常之道隨應而用應無差忒用亦不窮故云復歸於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

疏榮尊榮也辱卑辱也夫爲天下法式則

其德尊榮德雖尊榮常守卑辱以和爲量

無不含容如彼空谷物來斯應故云爲天下谷

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疏樸道也虛受應物如彼谷神真常之德

是乃圓足足則復歸於樸爾夫道爲德體德爲道用語其用則云常德乃足論其體則云復歸於樸歸樸則妙本清淨常德則應用無窮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此者

○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

疏器形器也自知雄已下論修性反撓則復歸於道此云樸散爲器者明德全合道即能應用應用迹龜涉於形器故云樸散

則爲器也既涉形器其材用必有精羸故凡人用之適能獨全淳樸聖人弘濟則爲群材之官長爾

故大制不割

疏此明聖人用道也夫聖人德全大制群有法乾坤之施灑雨露之恩各暢其和不

知其力今動植之物咸遂生成曾不割傷以爲己用故云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前章明跡
德必歸於樸此章明於執財失神器
之者有所本以戒姦亂之臣執者失之
一句亦層數之不于常務警昏迷之尤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

疏天下者大寶之位也夫皇天命帝大制群生必待曆數在躬然後君臨萬宇而姦亂之賊兜暴之夫將欲以力取天下而爲

○ 之主既誅夷之不暇何天祿之可望故老君戒云吾見其如此之人必不得所爲之事已語助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

疏天下大寶之位所以不可力爲也者爲是天地神明之器將以永終聖德之君而今流布惶悌之化豈使兜暴之夫力爲而得毒蠱天下乎是知必不可爲爲亦必敗此戒姦亂之賊臣也

疏人君者或撥亂反正或繼體守文皆將
昭德塞違恤隱求瘼若執有斯位凌虐神
主坐令國亂無象遂使天道禍淫神怒人
怨是生災瀕亂離斯作誰奉為君當失斯
位矣此戒帝王也

故物或行或隨或喚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

舉

疏此明凡物不常事亦倚伏也喚暖氣也
吹寒氣也強壯也羸弱也載事也舉壞也
且夫為之則敗執之則失亦如凡物或行
之於前或隨之於後或喚之使暖或次之
使寒或有扶持使強或抑損之令弱或有
引而載事或推之而隨壞且同糲繩不可
准繩唯當以欲從人方可樂推而不厭爾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疏是以理天下之聖人觀行隨之不常知

於執之必失故約己檢身割貪制欲去造
作之甚者去服玩之奢者去情欲之泰者
論名數且為三目微其實乃同其一條甚
奢泰者皆過分爾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疏以用也佐輔也還報也言為人臣者當
用道化無為輔佐人主致君堯舜是曰股
肱舞干羽於兩階修文德於四海令執大
象而天下往太階平而寰宇清若震耀戈
甲之威窮然侵伐之事冗兵以加彼彼必
應之其事既好還報則勝負之事誰能預
刻

疏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疏師軍師也又易曰師衆也天興師動衆
則人勞於役行齋居遠則妨功害農農事
不修故生荆棘大軍之後積費既多和氣
致祥兵氣感害水旱相繼稼穡不生故必
有凶荒之年以報窮兵之怨爾

侵止其為暴是知殺敵為果即止敵也老
君曰凡事不得已而欲用兵用兵之善但
求止殺今不為寇必不以衆暴寡凌人取
強取強則事好却還是以戒令不敢故云
不敢以取強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憍

疏夫用兵之善果於止敵止敵自矜未名
善勝故雖止敵慎勿矜許矜誇則傷於取
功故雖果於止敵戒云勿伐其功伐取其
功是則自為憐泰憐泰則樂殺故敗不旋

踵此為炯戒可不慎乎

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疏夫果於止敵者非好勝而凌人也但前
敵來侵事不得已敢去果而不得已止
也用兵應敵是非求勝能如此者勝不恃

強故云果而勿強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疏凡物壯極則老兵強極則敗故兵之恃
強猶物之用壯物用壯適足以速其衰老
兵恃強則不可全其善勝敗二事者是謂

奢泰者皆過分爾

不合於道賢臣明主知其不合於道當須
早止不爲故云不道早已止也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前章明張兵好用之首則陳戒不祥明有道者不處次云勝而不美示樂殺之爲非吉下舉許以明然以喪禮處之所以表事非樂九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疏佳好也兵者韜略之屬也祥善也器材

器也君子進德修業必慎厥初藏器於身

俟時而動當遊心道德之圓闊思墳詰之
林使光昭令名開濟成務而乃有以兵謀
韜略爲好者也夫謀略之設以正爲奇謀
兵鈴之書先聲後實皆在乎攻戰殺伐故
爲不善之材器爾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疏畜德於身是爲能事既爲不祥之器是以凡物尚或惡之況有道君子焉肯處身於此故云有道者不處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疏左陽也右陰也陽好生陰好殺好生故

平居所貴好殺故用兵所貴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疏上文云佳兵者不祥之器所以明用兵
則尚右而好殺有道者故不處之此云兵
者不祥之器對結上文明非君子之器君

子以道德爲材器故無不利爾
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

疏夫文德者理化之器兵謀者蓋其輔助
也故文則經緯天地武則克定禍亂雖天
生五材廢一不可而武功之用定節制宜
是知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皆在乎事
不得已然後應之謂四夷來侵王師薄伐
所當示之以恩惠綏之以道德既同蚊蚋
之蟄故無懲怒之心推此而言以恬澹爲
上也

朱子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疏夫不能以德懷來而用兵求戰勝故雖
克勝猶慙德薄不以爲美夫勝必多殺故
以勝爲美者是好樂殺也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疏夫天地好生物皆含養仁人者當順天
德以全濟爲務焉可苟逞詐力以快貪淺
之人人必不附欲求得志不亦難乎故好
樂殺人即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

疏左陽而生則吉故吉事尚左右陰而殺
則凶故凶事尚右禮記檀弓曰夫子與門
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夫子曰二
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
子復尚左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

疏上將主軍則專殺故處右偏將爲副不
專殺故處左今左專而右卑上將軍却居
右者言用兵之道同於喪禮尚右今上將
軍居右是以喪禮處置之爾

朱子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疏夫戰而求勝必殺人衆多勝而不美故
悲哀傷泣夫人惟邦本本固邦寧今文戰
殺之故仁心惻隱爲之哀泣不亦宜乎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疏夫戰而獲勝勝則受爵武功居右是非

吉位故云喪禮處之但以戰為不祥之器爾亦何必服縗扶杖然後稱之為喪禮乎諸注此義者皆云古有斯禮葬閭墳與既無所據今所未安故不錄也又引秦伯向

師而哭者此乃哀敗非戰勝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前章明往不疑此章明後王守道則萬物自賓

首標無名將以明道次舉守道而能降瑞始制下廣其制用嘗道下特示結局

○道常無名

疏應用不窮唯感所適道之常也常在應

用其應非一故於常無名故云道常無名

模雖小天下不敢臣

疏模妙本也語其通生則謂之道論其精

一則謂之模故云小爾而應用匠成通生

一切則至大也故無敢以道為臣者爾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疏言侯王若能抱守妙本精一無為無事則入挺仰化四海歸仁沐德飲和將自賓伏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疏侯王守道以致和平則無凌漏災害地

平天成二氣交泰以相和合降灑甘露善

瑞侯王也

人莫之令而自均

疏莫無也天降甘露惠施無心人無命令

自均若一亦如王侯稱物平施無偏無黨

既惠化而大同自東自西亦何思而不服

又解云言侯王守道以致善瑞惻人自和

平無煩命令自然均一爾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

疏制御也有名者天下有名之物也既盡

也言侯王抱守精一則天降善瑞惠化無

心均平若一如此始能制御有名之物物

歸有道故有名之物亦盡為侯王所有矣

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疏殆危殆也侯王守道而化萬物當自賓

服則夫有名之物亦將知依止於侯王能

依止有道之君所以無危殆之事矣故云知止所以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疏此結侯王守道則天必應之故云譬有

道之君在理天下陶以仁德則自致太平

和氣感天天瑞必應猶川谷之水而與江

海通流爾

知人章第三十三前章明侯王守道明所以審服有道之君皆由自知自勝自知則明了自勝則全強結以死而不亡戒今不違天理爾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疏知識察也夫心與境合是以生知生知

之心識察前事是名知法言人役心生智

知前人之美惡者則俗謂之智爾若反照

內察無聽以心了心觀心不生知法能如

此者是謂明了故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疏勝人者謂以權勢制勝於人如此之人

適可謂之有力爾自勝者自能制勝其心

使心柔弱柔弱之道物不能加故可全其

強爾故下經云守柔曰強又曰柔勝強故

曰自勝者強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疏知足在心心若知足則無貪求雖算食
瓢飲傲然自足可謂富矣強勉力行曾不
懈怠自知自勝終久不渝可謂有志節矣
不失其所者久

疏知足強力等行人所常行若不失其所
恒即是久能行道者矣又解勤不失所者
則可以長久

死而不亡者壽

疏死者分理之終亡者夭枉之數壽者一
期之盡言委順得常不失天理顏然任化
而去者得一期之盡可謂壽矣若不鞭其
後則生理不全草豹有嬰兒之色張毅有
豐高之貴不終天理焉得謂之壽乎故莊
子曰天下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

疏況子者無繫之貌也言道之爲物非陰
非陽非柔非剛況然無繫能應衆象可左
可右無所偏名故莊子曰夫道未始有封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解功成不名有

疏況子者無繫之貌也言道之爲物非陰
非陽非柔非剛況然無繫能應衆象可左
可右無所偏名故莊子曰夫道未始有封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解功成不名有

疏言天地萬物皆恃賴大道通生之功以
全其生理而大道化生妙本無心雖則物
恃以生而道不辭以爲勞倦又解云物不
辭謝於道爾功者生成之功也言大道生

物之功備成而不以其物爲已之有又解
云道之生物德備功成其功雖成但不名
○有言忘功也

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

疏此聲解義也云可名於小者言不可名
小爾夫道生萬物愛養與成而不爲主宰
於彼萬物常無欲心豈是道之狹小邪故

云可名於小者言不可名小爾

萬物歸之不爲主可名於大
疏萬物歸之者歸道生成之功也言萬物
歸道道不爲主有此萬物棄而不收豈是
道不廣大故云可名於大爾言不可名大

大道況子其可左右

大道況子章第三十四前章明賓服

能自勝此章明能成光大之業皆爲
法道忘功首標大道況子示左右略
無封畛次云功成不有明小大難與
爲名是以聖人下舉聖人不貴其身
以成光大之業

道爾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
非大固難與爲名注云有萬不同者莊子
文也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疏言理天下之聖人布德施惠淳風催化
物遂生成法道忘功不自爲尊大故能成
其光大之業爾

唐玄宗御製道德真經疏卷之四